

生活品位

童
里

心

阿正 编



鹭江出版社

[闽]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心／阿正编．—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1
(生活品位丛书)
ISBN 7-80610-826-2

I. 童… II. 阿…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4875 号

“生活品位”丛书

童 心

阿 正编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361004)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350011)

开本 850×1168 1/32 8.125 印张 2 插页 163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10-826-2

I · 156 定价：11.8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马 莉 触摸 ,

关于一只鸟儿的纪念碑 3

方 方 说谎的记忆 9

闹革命 11

王小妮 因为饥饿 14

王安忆 那年我们十二岁 19

儿童玩具 21

王家新 迟到的孩子 29

王英琦 我很矮, 可是我不蠢 31

丹 姚 童年风景 37

北 北 故事从头说起 43

艾晓明 旅行 46

龙应台 神话·迷信·信仰 54

叶兆言 流浪之夜 59

伍立杨 儿时光景宛如昨 65

李洁非 过年忆趣 73

小工匠 76

毕淑敏 爱的回音壁 80

阿 盛 厕所的故事 83

陈 村 童年游戏 88

陈平原 父亲的书房 93

何立伟 菜根香 98

儿戏 103

何怀宏 雪画 106

雪人 108

苏 章 船 111

夏天的一条街道 114

吴 亮 母亲 118

邱华栋 连环画年代 122

张 梅 远去的“油角” 125

林 白 回忆饥饿 128

失学的日子 131

林清玄 鸳鸯香炉 135

	玫瑰往事	141
周国平	失去的岁月	142
	侯家路	148
赵丽宏	战马蜂	150
南帆	那时的电影	153
	教子无方	157
祝勇	露天电影	161
索伊拉	一切从爱开始	164
贾平凹	月迹	175
	风筝	178
高洪波	抽陀螺	185
	灯光球场	187
萧春雷	爆米花	189
	红石山的回忆	191
蒋子丹	往事	196
	剪纸	201
韩小蕙	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	204
	十二岁，我被批斗	212

韩少功 那年的高墙 218

舒婷 木棉树下

——我的中学时代 225

简桢 渔父 234

编后小记 252

马 莉

触 摸

触摸在个人的日常历史中已成为熟视无睹的行为符号。一个人的身体每天都要置身于缤纷缭乱的对于事件、声音以及构成我们生存空间的危险减少至最低程度的触摸之中。这几乎是一个生命在他的每一个瞬间被记忆中断的历史。触摸能使我们到达我们所盼望到达的那个最遥远的角落，并且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的想像，使我们的目光在时间的联系中就像一片树叶对于一棵树木那样亲密，坚定，而且柔和。

我对于触摸的记忆是来源于许多年前一棵芒果树上面的一片叶子的记忆。那个夏天是所有夏天中最炎热的日子，那个时刻也是那一天中光线最充足的时光。我不想午睡。二姨问我：“你在想什么？不好好午睡？”我在走廊上呆了一小会儿，我看见过院子里的那棵芒果树的叶子被风支使着摇摇晃晃，那些破碎的树影在炎热的中午顽强地反映在厨房里那一扇窗玻璃上。一片叶子就在这样的时刻落在了地面上，我看见过大自然中一片轻盈的叶子在腐烂前的特殊的、平静的气息，我被这种莫名的力量吸引着走向前去。我看见过一只很长很长的虫子，像一只我用来书写语文作业的半截铅笔那样长的虫子，像芒果一样金黄色的虫子，

头部和尾部都长着一对绿叶似的明亮的眼睛。我注视了很久，慢慢地我发现了那只长长的虫子其实不是一只而是由两只组成的，这两只虫子靠尾部的力量使它们亲密无间地连成了一体。这样的发现让我惊讶了好半天。我细心地观察它们身体上的变化，它们慵懒倦倦地一动不动，像死了一般忍耐了好长好长的时间。我忍不住了，就用一根枝条触及着它们的身体，它们仍然是一动不动地任我摆布，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我实在忍无可忍，回到厨房从碗柜里拿出两双筷子，一边夹住一只，使了很大的劲儿才把它们分隔开。我看不见它们的尾部流出来一摊绿色与黄色相间的汁液，一股巨大的芒果浓郁芬芳的气味袭击着我的鼻翼。

这个秘密的发现在我的内心隐匿了很久，我像恪守一个伟大诺言一样不让这个事件从我的时间中流失。我开始了对于一棵果树的观察，由此发现了每一片叶子内部密布的纹理的变化所反映出来的季节的变化。我看不见不止一对而是许多对大大小小的虫子，它们在我意想不到的某一个季节里通过直觉和气味开始寻找，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迅速地完成投身到另一个躯体中去的快乐使命。

二姨总是问我：“你在想什么？你不好好午睡？”

二姨只是偶尔窥视一下我的生活，而我却时刻窥视着一棵树上的叶子以及埋伏在一片叶子背面的一动不动的虫子的生活。

在这个夏天里我的窥视悄悄地发生了转移，我从二姨的眼睛里看出了来自于一棵果树叶子上那些虫子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它们诱惑着我的视觉，使我的视觉伸延

至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玻璃餐桌的摆放，床铺的移动，每一个人的行踪、手势以及声音的变化。在另一个中午，我看二姨父把二姨手上的毛线活儿挪开了，他试探着用手抚摸二姨的背，二姨就装着不关心似的把辫子松开，二姨父的手就开始大胆起来了，他先是从二姨的脖颈后面开始抚摸，向前，又向下，然后从第一粒纽扣开始，直到最后一粒，一个也不剩地全解开了。二姨却一动不动，就像那树上的虫子一样一动不动。最后二姨父把二姨抱到了床上，然后他把帐子放了下来。我是在另一个中午观察芒果树上的虫子的时刻窥视到了这一切。我觉得二姨和二姨父就像一片树叶上面的两只虫子。

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了解到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触摸与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的自由走动以及这个人的写作对于语词的触摸的同等重要性。触摸，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将使我们驱除了作为孤独的个人面对宇宙时的突如其来的恐惧，它还将把我们引领向一个新的未知的征兆：不是快乐的天堂，就是死亡的陷阱。

关于一只鸟儿的纪念碑

我很早很早就修筑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纪念碑，用它来纪念一个美丽动物的葬礼。正像我早年喜欢的一首通俗歌曲中的唱词一样：“我的梦中的人儿呵，你在何处……”这些声音使我倾听到无数消逝已久的发生在大地上、天空中、海面之间的无法接近的事物的内心。

我喜欢在海滩上行走。是一个人的行走。我相信一个人的行走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譬如看见另一个陌生的人向你走来，你的恐惧使你倾听到另一个秘密的叙述的声音，回响在一片宁静之中。你还会看见一只绿色的椰子突然在你身边跌落下来，跌落在你的目力所能及的地方，你的意外的收获刹那间给你带来一种极大的满足。许多年以前，我更多的是看见了一个又一个鸟儿在它们经过的地方留下的优美弧线和神秘的声音。这些一切使我很早就体验到了某种不安和秘密的连续性诗意。

在南方，那些颤动的热带植物所散发的潮湿气息使天空不住地晃动，到处游荡的蝴蝶与在天空下低低飞翔的鸟儿在一年四季里变幻着一幅幅蓝色的几何图形。是的，是蓝色。当时我还不知道伟大的雨果说过这样的话：“艺术即蓝色。”

在南方，在我小时候离家不远的白色沙滩的海边，我所有数不尽的回忆都是蓝色的回忆，神奇而宽广，虚无缥缈，注视那一条神秘的海岸线，一个似曾相识的船体和一根在云朵中移动的蓝色桅杆，然后是消失，我体验过这样的消失的感觉，至今它仍然成为我所有感觉中抹不掉的余味和记忆。蓝色的回忆更加突出了关于一个鸟儿的图形，它的飞翔的姿态和它的密谋者及其声音的方式和气味。那是一些寂寞的舒适的星月下面晃动着树影的隐晦的腥香之气。我的爱人，哦，我很小很小就有一个小爱人了，他使我很骄傲，在我成长的那些小小的迷惘的或者愉快的日子里，他承担着对我初始的天真的爱抚，他的小小的身体以及他宽宽的爱情的额头以及惊

愕的双眸后面时刻隐藏着的非同寻常的预言，让我哭泣和惊喜。蓝色，他是一只奔行在路地上的鸟儿。在一次大浪席卷后的海滩上，灿烂的白光变化着微小的春天的激情，我再一次和我的小爱人一起来到了那片海滩上的小树林里。我们亲吻着，我们把手伸进对方的口袋里，我发现了一只蓝色的羽毛，他说：有一只鸟儿死了，死在一棵树和另一棵树之间，死在一片小树林里。

多年以后，当我渐渐地回忆起这一切，我已想像不出那个死去已久的鸟儿的模样了。我只记得那片小树林里并没有一只死去已久的鸟儿。我在失败的忘却中再次想到了他。

最近我读了奥尔多·利奥波德这位先知死后出版的一本书，确切地说我读到了描述另一只飞翔的鸟儿的句子：“它生活着，充满着对成串葡萄和果仁饱满的山毛榉坚果的强烈渴求，以及对遥远的里程和变换的季节的藐视……要找到这些东西，所需求的仅仅是一个自由的天空，以及去振动它的双翅的意志。”

今天下午我想到的就是这些——“自由的天空”和“双翅的意志”，一个携着一只鸟儿的梦境在那条已经消失的热带雨林的道路上行走的“自由的天空”和“双翅的意志”的小爱人。我无法按捺我内心深处极度的亢奋。在那些一个又一个湿潮而疯狂的夏天，在雨后或者黄昏的芳香的道路上，我的小爱人领着我朝着小树林奔跑。他总是说领我去看那只死去已久的鸟儿。为一只死去已久的鸟儿，我们奔跑着穿过旧市场，多年以后我在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诗中再次回忆着我们奔跑过的旧市场：“它们在暗处的／石板地上／吃着渣滓。／一群肢

残的动物，跛行的牛／瘸拐的狗，瞎眼的猫／嘎巴嘎巴
嚼着市场上的残物／断指／卷心菜／头，满地都是。／
幼年的面孔／睁开深陷的眼睛／在牛车和人群之间／头
扭向旁边走过的脚步声……”是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地
跳跃着穿过那模糊的肮脏的地方，为一只美丽的死去已
久的鸟儿。

多少年过去了，那时候的空气仍在颤动。

那座纪念碑不同凡响。就像一朵玫瑰不同于另一朵
玫瑰。一个夜晚不同于另一个夜晚。那是一座关于鸟儿
的纪念碑。哦，我的小爱人。我的小夜曲永远告别了我。

那座纪念碑是一堆堆潮湿的泥土，一些残缺的石块
和一些白色的沙粒堆积起来的幻想的诗歌。

我们寻找了好久好久，一天又一天，一个晚上又一
个晚上，为寻找一只死去已久的鸟儿，为寻找一只或许
还会在某一天突然复活的鸟儿，这就是我童年时期最漫
长的一次寻找。我已经感觉到死亡之后还将复活的来临
意味着对于寻找的失败。死亡还会复活？是的，我坚
信。这是我童年时期最坚定的对于物质的信念。

整整一个夏天过去了，秋天的时候，我们翻开林中
那一片片覆盖着的金色叶子，仍然在不屈不挠的寻找之
中，我们站在每一棵树的旁边，我强烈地感到那死去已
久的鸟儿随时随地在隐蔽之中时刻召唤着我们，我们惊
喜地寻找着，我们总是不住地发现那只死去已久的鸟儿
的芳香踪迹，然后，我们总是在快要绝望的时刻重又开
始一场充满信心的新的寻找过程。我的小爱人还爬上了
一棵巨大的马尾松树并且从那个挂满松果的褐色枝头上

跌了下来，他“哇”地叫了一声，但是没有哭出来。

为什么要对你流泪？是因为爱。那是另一个人在夜里独自对你的歌唱。

这是一个下雨的夜晚，天气闷热难耐，我开始打开所有的窗子，让风和雨任性地飘进来。但我马上感到不妥，因为风太大以至于雨飘进来打湿了我台面上的书页和卧室里的柔软的帐子和那靠近落地窗的躺椅上的我。我起来，重新关上了所有的门窗。现在，我重又安静地倚靠在了躺椅上。

现在让我继续向你描述，那只飞翔于夜间的鸟儿此刻正在以另一种方式颤动着，在黑暗中宁静的描述使我的目光趋于平淡，使我的全部语言的温柔火焰属于我一个人：

那只鸟儿的羽毛绝望地脱落
但在生命中消失的东西尚未到来
它的黑色眼珠已经腐烂
但它毫不迟疑地注视着我们
任性地阻碍着我们
它以最腐烂的方式迷惑我们最深邃最阴暗的日子
它以一天天死亡的时刻飞翔或者逃离
它温柔地体味着我们对于它的触摸
它让我们平静地接受这样的事实
死亡的快乐事实
当我们俯下身去
嗅它 或者亲吻它时
它已变成了水……

最为寂寞也最为快乐的时期是我的童年时期，是我为寻找一只死去已久的鸟儿的那个夏天向冬天过渡的耽于幻想的时期。你说，待到冬天鸟儿就飞不动了。我说，那它就会在地上慢腾腾地像个老太婆一样地行走。你说，那样我们就可以寻找到了。我说，那样可真是太好啦。你说，说不定刚寻找到它却又悄悄地飞起来跑掉了呢。我说，那样可就太不幸了。你说……你还说什么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慢慢地嗅到了那只鸟儿的死亡的气息，我想像着它的美丽的身躯在空气中、在泥土中、在阳光与雨水中彼此纠缠，并且不知不觉地与时间的气味融为一体，再也没有一丝飘动与静止的力量，死亡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力量，它包括身体的器官在那一时刻开始的全部的腐烂过程，它是向着我们来的方向以及寻找的方向作永恒的、虚无的迁徙。是的，是很久很久以后，我为“死亡”这样一个单词寻找到了个人的体验以后，渐渐地，我在一年又一年的回忆之中为一只死去已久的鸟儿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它突出地呈现在我的个人写作的任何领域，在夜晚，在白天，在孤独的时刻，在对你的想念之中，在那条我们寻找不已的小树林的道路上，在一片宁静的可以触摸得到的墙壁以外的蓝色翅膀的飞翔之中……在他的眼睛里……在鸟儿死亡的抒情气氛之中……

说谎的记忆

我非常佩服那些能将谎言说得像真的一样的人，这样的功夫炼就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也委实不易。我想这必须得心硬皮厚才能从容不迫地说得出谎来。我在这方面的确是弱项，这主要是小时候的一顿痛打留下的后遗症。

其实那时我也就五岁左右。事情非常之小。有一天，我拿了我二哥的作业本。这些纸张对我这个尚未识字的人来说没什么重大意义。于是我把它们撕了，叠了许多的东西，比如飞机小船之类。玩了一会儿，也不高兴再玩，就将它们又扔掉了。晚上我的二哥发现了他的作业本被撕得一塌糊涂，很自然地将这事作为一桩重要的案件报告到了我妈妈那儿。我的妈妈便在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小哥哥中盘查。我的小哥哥那一天正好都在同学家，有不在现场的证人。于是重点盘查对象就只剩了我一个。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也矢口否认了我的行为。我一口咬定作业本绝不是我撕的。实际上全家人都已经断定这事肯定是我之作为，只是非要我自己承认而已。我在严厉的盘问面前一边哭一边固执己见。我的这种态度使我的妈妈非常地恼火，她便开始揍我。挨打真是我的生活中十分少有的事。连一向喜欢我的妈妈都打我了，这

个世界该有多么可恨！我于是悲愤交加，更加地不肯承认错误。我的哥哥们见我可怜，就央求我的妈妈饶了我。可我听见我的妈妈说她要是养成了说谎的习惯以后就没人饶得了她了。我的妈妈说了这话之后更为严厉起来。她把我抱到院子外的一个粪坑前，将我的头对准粪坑朝下，并说：你承不承认？你要是再不认错我今天就把你扔下去！我惊恐万分，只顾得了哭，根本不记得自己该说些什么。我的小哥哥一直跟在后面，他见我的妈妈如此这般，不觉顿生同情之心，于是开始考虑拯救我的办法。只是隔了好一会儿，我几乎哭哑了嗓子，他才想出了一个最大的理由。他慢慢腾腾却是很坚决地说：妈妈，你不能丢，要不然我就没有妹妹了！那一刻我终于也意识到了小人是斗不过大人的，便决定投降。我号叫道：我错了！本子是我撕的！我再也不敢了！我的妈妈马上放过了我。放下我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却是扭过头批评我的小哥哥说：像你这样慢腾腾地救人怎么行呢？那妹妹早就被我丢下去了！

多少年来，我的小哥哥一直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我总是不予承认。只是自那以后，我一旦有说谎的念头，脑子里立即会浮现出我在五岁时脑袋栽向粪坑的情景，那场面永远令我感到恐怖。于是立刻打消说谎的杂念。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记得我曾经对一个喜欢说假话的女孩说：你知道你最缺的是什么吗？就是你母亲的一顿痛打！

闹 革 命

小时候看了许多小孩闹革命的书，比方红孩子鸡毛信渔岛怒潮之类，对革命充满了由衷的向往，总为革命已经被别人给闹完了而着急万分，仿佛觉得自己一生没有闹成革命实在是一大不幸。在甜水里泡甜水里长过这种甜如蜜的生活又有多少大的意思呢？真是好苦闷啦。

不想一九六六年霹雳一声震天响，新的革命又开始了，未曾闹过革命的我辈人真是欣喜若狂。虽然也就十岁出头，匹夫有责之志一点也不少于职业的革命家。于是蜂拥而上地投入革命之中。

早期阶段十分盲目，所有人都只会尾随于中学生后面乱喊乱叫并被他们讨厌。我们的自尊心虽然遭到打击，可又无法改变局面。一想到海娃他们当年是何等受到人们的重视，便人人感到委屈不堪。不过好机会终于到来了。一天，我们班一个同学在上课前兴冲冲地赶来并报告给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学生已经开始停课闹革命了，江汉路那边许多小学也开始向政府请愿，要求小学生也得停课闹革命。欢呼声立即在教室里响起。闹革命要能闹到不上学的地步，那真是比实现共产主义更对我们有吸引力。班上一向会闹腾的几个人马上宣布：我们也要去市里请愿，愿意去的人马上在教室门口排队。这么好玩的事谁不想干？只一会儿，几乎全班都站在了门口。两三分钟后，队伍就开始向市委进军。前来上课的老师在半道上和我们相遇，莫名其妙地看着我